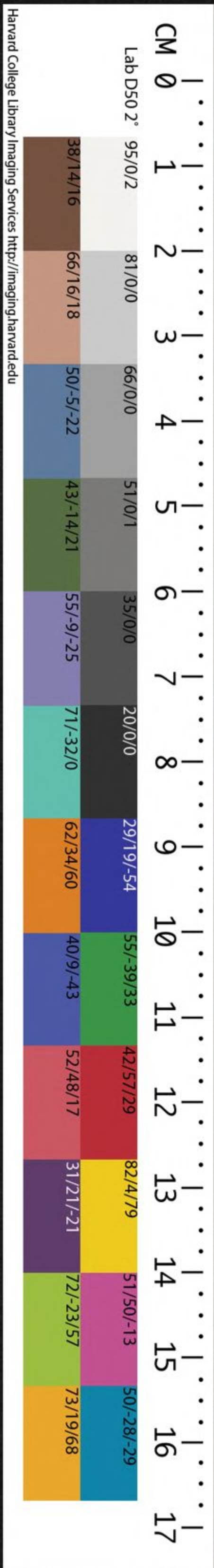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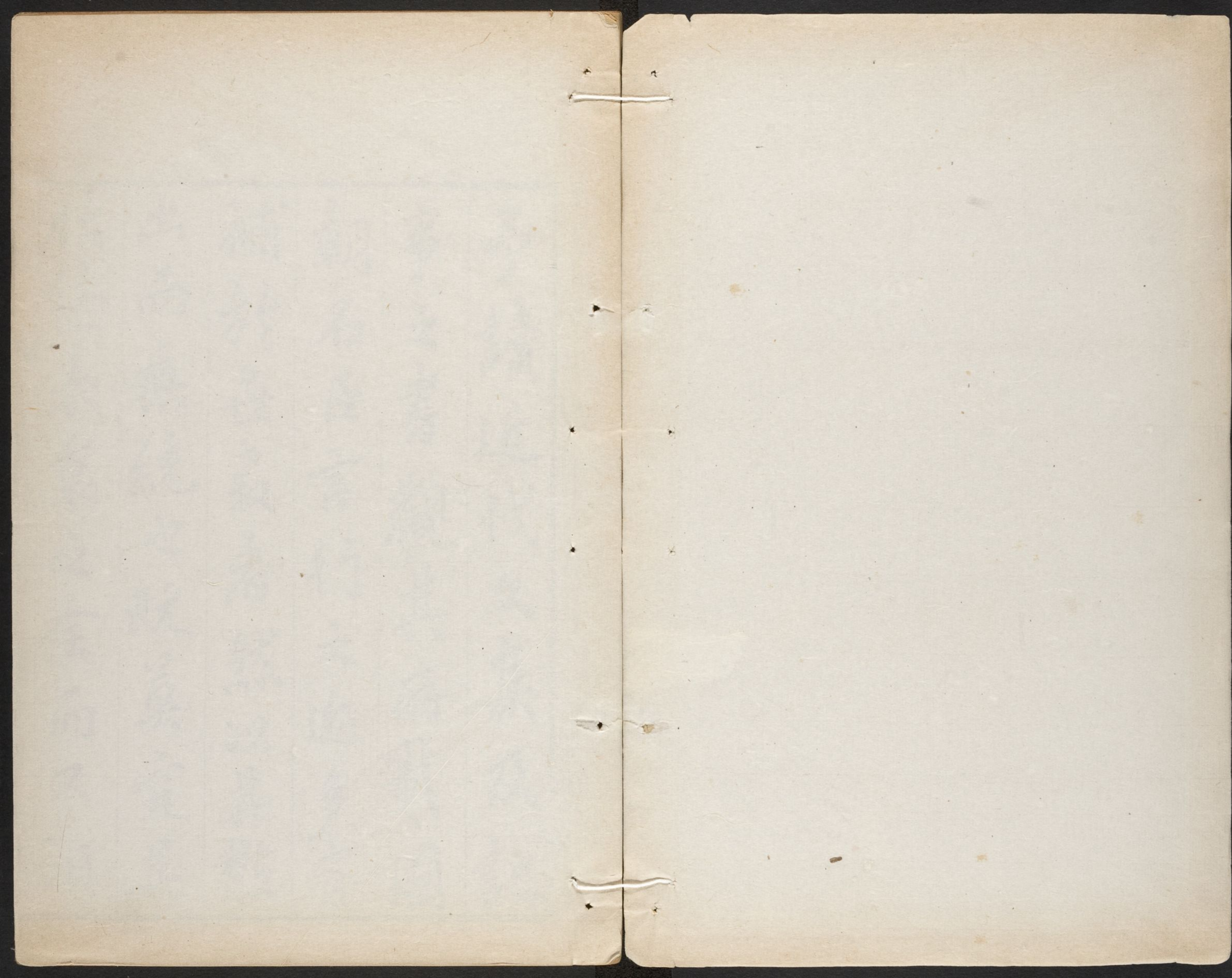


Tchl 2259.5 / 2943B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

事之書觀其所載國

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

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

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

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於虛浮恠誕之說予常
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
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
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
有所得當續書之新也
朱熹序

宋名臣言行錄序

是錄也乃紫陽先生繼綱目而
作之微旨也綱目起自周秦以
迄五季凡歷子三百六十二載
其間編年紀事固已上接春秋
矣揆紫陽大意蓋以身生宋室

國史未昭重後之執簡者或有
是問矣器傳物致闕之事令先
賢往哲嘉懿弗彰亦有以彰道
者之責也故彙集以朝名臣之
行事蹟效左史右史之例採輯
成書一以見其當代臣子立朝

涖政咸班之可觀一以見其忠
厚開基規模宏遠臣如此臣
君之行事從可推矣至南渡以
後孝初武氏復蒐輯忠節理學
諸公續而補之以成全書使一
代之美無不輝若列眉是又為

宗陽一大功臣也鐫傳已久近
占徂目一書但弗戒於火今徂
目方在漸次重脩而茲錄詎可
泯闕余不敏叨理新都竊迹先
生竅里高山景行烏能已於徂
徂敬從其裔孫烈之請先為付

梓而綱目且將次第成之誓程
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
者必先配林也後之學士君子
覽斯錄者大而獲高勛名孔孟
學術敷政立心胥由此出其次
亦不失為謹身寡過效法觀摩

是不特崇陽之心事與夫太平
老圃之心事以傳而宋代三百
二十年諸名臣之經濟學問得
籍不朽即子三百六十載之史
學賴有統紀其旨裨於名教者
豈少哉

皆

順治辛丑歲冬朔後六日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江南徽州

府推官三山後學林雲銘

謹序并書



重鑄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前集計十卷

開國名臣

後集計十四卷

經濟名臣

別集上計十三卷

中興名臣

別集下計十三卷

中興名臣

續集計八卷

忠節名臣

外集計十八卷

道學名臣

外集附淵源

重鰲纂集宋名臣言行錄目次

前集

明後學 安福張鰲山 校梓

縉雲鄭汝璧

後學 閩縣林雲銘 重鰲

文公裔孫朱 烈授梓

宋 新安晦庵朱 熹纂集

太平老圃李 衡校訂

第一卷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普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丞相魯國范公 質

內翰竇公 儀

丞相李文正公 昉

前集目錄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丞相張文定公齊賢

第二卷

丞相呂正惠公端

樞密錢宜靖公若水

丞相李文靖公沆

丞相王文正公旦

第三卷

丞相向文簡公敏中

參政陳晉公恕

尚書張忠定公詠

樞密馬正惠公知節

樞密曹武穆公瑋

第四卷

丞相畢文簡公士安

丞相萊國寇忠敏公準

太尉衛國高武烈王瓊

內翰楊文公億

丞相王文康公暉

第五卷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昉

丞相李文定公迪

參政魯肅簡公 宗道

參政薛簡肅公 奎

參政蔡文忠公 齊

第六卷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夷簡

丞相陳文惠 堯佐

丞相晏元獻公 殊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序

參政韓忠獻公 億

參政程文簡公 琳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獻公 衍

參政范文正公 仲淹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第八卷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 籍

樞密使狄武襄公 青

參政吳正肅公 育

參政王文忠公 堯臣

樞密包孝肅公 拯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德川

第九卷

諫議田公錫

內翰王公禹偁

侍讀孫宣公奭

中丞呂恭惠公及

中丞孔公道輔

起居舍人尹公洙

尚書余襄公靖

天章閣侍制王公質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

魏野

林逋附

安定胡先生瑗

泰山孫先生復

徂徠石先生介

老泉蘇先生洵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前集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普哥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蒙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

言行前卷
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
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
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
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
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
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
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
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
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
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
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
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
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邇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
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之老不覩干戈聖

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
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
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旣納韓王之謀數遣
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
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
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
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
故也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
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
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休使復冠召升

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並涑水記聞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
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惧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褥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
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
也故亦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
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
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

九黑痣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
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

氏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
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
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
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
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
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
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
也

聞見錄

普嘗欲除某人爲其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
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
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
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
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
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

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並記聞

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甕卽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嘗與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破屋

子矣

楊文公

太祖豁達旣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普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

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旣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談苑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記聞

始爲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

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奏其庇吏受
賄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
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
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爲相以天下爲已任沉毅果斷當
世無與爲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
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
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
幼兒主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
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
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卽位普爲多
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
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旣
至復爲相

並記聞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
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
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
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爲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上頗不憚
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思省內愧
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
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道情事至立斷此
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談

李繼遷擾邊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滅之
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爲邊患

王虛清語

曹彬

濟陽武惠王

字國華真定人事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配享
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
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既即
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
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記聞

大舉伐蜀以王爲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暴
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不血
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
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厭蜀
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

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
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爲事
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莫以自
解止言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
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
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
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
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李宗諤撰
行狀
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
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
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

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

掇遺

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太
祖笑謂曰納李廷珪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
仁贍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

爾

記聞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
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
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
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
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
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

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署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旣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晉公談錄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潘

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首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旣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盖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聞見錄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卽君到寨四面卽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取盖敵人之言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

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
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
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
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
火旣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
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
出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曰非爾所
知觀煜神器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
他彬遣五百人爲搬致輜重登舟後主旣失國殊無心
問家計所資特鮮矣

談苑

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卽時遣還之因大搜

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
中無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唯湏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
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
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
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記聞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
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
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

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記聞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
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
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
八年行狀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邇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
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
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 記聞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既平
江南回請閣門人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
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王左
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
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孛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
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
者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
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 王壺清話

為樞密使向敏中為副使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
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
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足矣敏中徐曰
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遙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
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
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更無它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子
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
臨事整衆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
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
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勣觀王畫像

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
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
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
此澠水燕談

范質

字文素大名人登後唐第相太祖官至太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
它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
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

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
公惘然久之後至伏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
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
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開見錄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質初知
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
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自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果爲名相談錄

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

急

蒙尤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
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
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等釋
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
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
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
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諄讓太
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
內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
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久世宗一死耳記聞
質謂太祖曰太尉旣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

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
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
必以質為稱首

龍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
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在直時有險夷居
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
可為宰相矣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
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
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
朝舊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于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上言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
盱眙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定式

筆錄

公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
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祖因
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
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
出質之右者

竇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第儼侃備
僖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爲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

令勉赴所職卽日再入翰林居學士

金坡遺事

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士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宰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恨於普又喜其進用遂以普之短果罷相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卽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旣

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爲相趙普息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文

並蒙虎

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

筆鉞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

於奎

王虛清話

竇僞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僞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爲涇州節判後卽位思之名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僞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向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

耳

談錄

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卽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晉公談錄

李昉

文正公

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太宗

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它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自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叔世遇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

並蒙求

公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入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

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公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並見史

呂蒙正 諡國文穆公

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真宗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

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濇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異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蕪容則萬事蕪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乏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

正合黃老之道

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微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需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襍祿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湘山野錄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記聞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

遠矣

歸田錄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

稱職者以此 厄史

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銮已病帝爲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 聞見錄

張齊賢 文定公

字師元曹州人舉賢良方正中第相太宗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直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爲相至太宗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筆錄

太祖幸西都公獻一策於馬前召至行官賜衛士廊廡文

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
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太宗曰吾
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聞見錄

爲江南轉運使吉州泂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爲江水淪陷
或官占爲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
浮棧以居量丈尺輸稅各水場錢公悉奏免之

蒙直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
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其詰自治上許之公詔訟
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昌然即命各供狀結實
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人之舍乙家人甲舍貨財
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乃止上大悅曰朕固

知非君莫能定者

記聞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前集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

正惠公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鶻突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上召君何為準以獲繼遷母

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
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
之即召閣門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
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
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
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
讎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
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絕誤我事即用端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
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

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
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
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先帝
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並記聞

趙普在中書端爲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
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直台輔之器也

談錄

公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
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扎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
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宣靖公

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同知樞密院事

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

問見錄

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

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債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詎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

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歎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爲樞密副使記聞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鬼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

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實珙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尔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

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
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
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
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
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
知秦州 記聞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
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

公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戍將
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樽
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閒暇清論

也責之於用罕有成效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
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黨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
至則乞罷其役時論黜之 王壺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
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
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
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
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榮
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
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
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過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富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

談苑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洛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宗廟庭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蒙朮

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記聞

真宗初卽位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

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
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龍川志

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
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
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有
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
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
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
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卽世
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嘗言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

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

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

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

談苑

真宗初卽位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
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盡用

龍川

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
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
人亡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軼謂陳執

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王上況如李公才識而

濟之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

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效尤龜山語錄

公為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

公對使者自引炬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沉以為不可

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終未

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

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

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

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

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東軒筆錄

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沉為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錄

沉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

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

月終不言妻以語沉沉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

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吝維因語次及之沉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

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

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

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

金史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或曰何以明之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

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

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
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
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
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
也

元城語錄

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
奉禮廳事已寬矣

溫公訓儉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
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
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
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
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祐赴貶親賓送於都門外
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
必做二郎者旦也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聞見錄

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并爲學士嘗
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真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

德之職止於是邪

歐陽撰
神道碑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

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

遺事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
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赦有司具粟百萬

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

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

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

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

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

例

遺事

大中祥符中大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歛矣請示於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

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碑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

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

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碑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

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

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

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遺事

景德中李廸買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王文咸

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廸以賦落韻邊以當

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

以乞特收試時公為相議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

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初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

長遂收廸而黜邊國朝事實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

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

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灾如此臣

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

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灾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

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

初火灾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

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

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遺事減死者幾百輩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

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論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冠公冠大慙翼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龜山語錄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

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謹訶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翼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皆罷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遂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

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名臣遺事

寇準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碑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

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徃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相山野錄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
而已然亦皆爲名臣碑

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
見於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
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
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
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
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
上卒用準爲相

王太尉薦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
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
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
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駿
耳遂不問並記聞

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
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大年幾尚駿耶因奏請錄付
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
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授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

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
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陳所留文
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
瑞圖進耳遺事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
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
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
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
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
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出語人曰

為王公遲却我十年作相

並遺事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
用許多名臣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碑

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
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
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

言韓魏公別錄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亦至於此亟

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

公見焉

遺事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
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
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
止於賜帶

名臣遺事

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
爭財爲不義耳

溫公日錄

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
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
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

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
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
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食肉不飽公
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
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
廊廡下啟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
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
控馬幾時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廻曰
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
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筆談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

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
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痾子必
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
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旣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
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
書耗用浸廣公常怏怏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
曰誰爲國家抗君年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
沂公魯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
宗持盈之業公之勳也呂氏家
塾記
契丹旣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

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
也諸侯猶且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
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
幽燕乃可刷耻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爲此
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諺不
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
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
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
且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
以聖意諭且宜無不可乘間爲且言之且愜勉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祕閣唯杜鎬方

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旦飲酒於內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時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

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旦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金塘錢

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嘖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再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龍川志

宋名臣言行錄前二卷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前集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飛帛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爲朕記
之公出知未興軍會邦人大儼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
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
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儼入先令馳騁於中門
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
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
股慄

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未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止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窺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簪并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呈府府皆不以爲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貸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

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矣
姬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
也姬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
吏曰其人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
其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唯公勤於政事所至者
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耳於是有
復用之意

陳恕

晉公

字仲言洪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
公歛板踧縮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
解復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
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

沂公筆錄

恕長於心計為塩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利太宗深器之

嘗御筆題殿柱曰真塩鐵陳恕

掇遺

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
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
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
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
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

言行前二卷
三
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
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法也

東軒筆錄

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
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
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
萊公罷樞使歸班公即薦以自代上用萊公為三司使
而以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公前後改
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李諮
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
稍除削今則無復存矣

東軒筆錄

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

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
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

善之

記聞

恕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

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

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釋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
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閣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參政
陳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於身斯人
難得退為詩哭之

乖崖語錄

世稱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

考其藉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
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
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
虞之譽也

筆談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
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
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
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笞
而遣之

全上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
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
辱之臣恐帥躰輕而小人挾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
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向加慰勞

韓魏公撰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
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按使率兵討之
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
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釋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名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

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卽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誅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亦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碑

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

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爵至當相顧歡躍

語錄

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以相

顧自是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語錄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全上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爲僧察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記聞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
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
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于市即
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
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
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
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
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
遣歸業民悉安居

並語錄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

呼者三公亦丁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
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塵史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
父髯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
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

塵史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
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
元佑糴之奏爲未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
貴而邑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碑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

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
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
假公判云天晴盖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
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爲神明公
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
如何也 語錄

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
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 碑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太凡舉人須舉好退
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志節愈餒少有敗事莫舉

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
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旣好奔競又何須舉他
語錄

邑不貢士纔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
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
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 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
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也 山湘

野錄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
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

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絢公閱之以
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
而去服公明斷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
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威惠在人復
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聞之鼓
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
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
撫蜀諭公曰得卿在庶勿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

景德大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鉄錢十銅錢一千今便之

碑

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
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

箇信五年方得成

語錄

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
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
頰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
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菜陂闢野無惰農及至
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
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頰固善矣天使亦

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爲
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東軒筆錄

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告俾
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
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

知陳州

燕談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
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萊公
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
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汗晉公聞

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
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談叢

公少學劍樂爲音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
事恐之且欲其女爲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寓
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
之而還

蔡車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闐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因
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
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磔苦
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
今日之言也

語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單騎
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
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
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
鍛汞爲白金公卽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
公立命工煨爲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
用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而絕之筆錄
公嘗訪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願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
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碑
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
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
十年公薨于陳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
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云乖則
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
公曰事君者蘆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
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湏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
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
三也

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

言行前三卷
十一
著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旼苦疴旣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並語錄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主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

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羗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羗卒不能爲寇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

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真宗多以公言爲是

並王荆公撰神道碑

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記聞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謾官家公退見王文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日等皆再拜知節獨

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且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且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記聞

曹日瑋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享真宗廟庭

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

事 荆公撰行狀

曹侍中將薨太宗親臨視之間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皆堪爲將上問其

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循城以城上遮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記聞

公在邊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東萊記事

公為將纔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羗殺

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歛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柱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自三都之戰威鎮四海唵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上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

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爲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毅左傳而尤熟

於左氏

並行狀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

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鈇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驤至定治事畢瑋謂驤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驤愛其雄才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其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蒲向權骨不爲樞副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驤曰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于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
歲極諫不已日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
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
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
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直英
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
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爲然及觀其所畫乃元昊也

筆談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終

前集

